

# 簪朵榴花过端午

□路来森

回忆小时候,过端午,大有情趣。

我们家兄妹多,我之下尚有四个小妹。四个小妹,挨肩生长,终日的蹦蹦跳跳,叽叽喳喳,像四只花喜鹊,又像四只翩然而飞的花蝴蝶。

那几年,每年的端午节,早晨一起床,孩子们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“净目”:艾草泡水,以之洗眼,据说,可以明目。洗眼的同时,也就把脸洗了。

梳洗罢,四位小妹就被祖母叫到庭院中,站立在堂屋门前的石榴树下。端午时节,石榴花开得正盛。叶绿花繁,榴花,开得红,开得艳,开得热烈,一朵朵的石榴花,霍霍燃烧着,“五月榴花红胜火”,诚然不虚也——站立庭院中,那个早晨,你会感觉到,满庭院都红光艳艳。

接下来,就要展开一项庄重而又有趣的工作:簪榴花。

四位小妹,绕树而行,指指点点。指点的是石榴树上的榴花——哪朵花,花更大,哪朵花,色彩更鲜艳。祖母遵照她们的指点,一一采下,然后,郑重地将各人选定的榴花,插到她们的鬓角上;头发稀疏的,祖母就干脆用一个发夹,将那朵榴花夹在鬓发上。花太红,太艳,一朵榴花,就足足把少女的脸染红了。红艳艳的花朵,红彤彤的脸蛋,两相辉映,愈加明艳,真可谓“二美并”了。

簪花的四位小妹,高兴极了。在院子里,又跳又唱,一边跳唱,一边还拍掌呼应,绕圈环行。头上的榴花,则在晨光的照耀下,红艳灼灼,散溢出五五月特有的明媚和灿烂。

那些个端午的早晨,真正是满庭院红艳明媚,满庭院喜气盈盈。

到了最后,祖母自己也会采一朵榴花,插到自己的鬓角上。那个时候,祖

母虽然还不是很老,但头发却也大多白了。红花映白发,站立一旁的我,觉得很美好。站在一边的母亲,对着插花的祖母,脸上也是笑盈盈的,不过,她的笑,毫无讽刺意味,或许,她只是笑祖母那份“返老还童”的童心吧。

石榴树,家家庭院中都栽有;石榴花,那个时候,就被认为是五月里最美的花了。所以说,好多年来,我一直认为,端午簪榴花,只是因为端午时节,榴花最美。却从来没有想过其他什么。当然,祖母也没有说,或许,祖母也根本不知道,她只是延续了一代代人的某种节日行为罢了。

端午的早晨,还要插艾草,煮鸡蛋。鸡蛋,一定要用艾草煮,这个早晨,每个孩子一定是要吃几个鸡蛋的。这一天,我的几个小妹,还会采一些艾草叶,塞进做成的“荷包”里,荷包下系着流苏穗,以五彩线系在在脖颈上,晃悠悠的,很美。村子里的其他女孩,也都如此。

这一天,簪榴花、戴荷包的女孩,是大街上一道明艳的风景。

做这一切,目的何在?据说,都是为了驱邪或者辟邪。

端午簪榴花,似乎,亦有此意。但何以“簪榴花”会辟邪?翻阅古书,也无道理可说。我推想,应该是借助了五月榴花特有的“明艳”。明艳似火,似霍霍燃烧的火,而“火”,是能摧毁一切的,故尔,也就能镇压一切邪魔鬼祟了。

不过,我更觉得端午“簪榴花”,首先是“一景”,是人们爱好美,追求美的“一景”。

试想一下,端午这天,天光朗朗,大街上行走的女人——大人,小孩,人人头上都簪一朵榴花。一路走来,一路风光,一路花香,人摇摇,花摇摇,风情亦摇摇。这是何等美的一道风景啊!

簪朵榴花过端午——寻找一份怀旧的情怀,同时,也装扮一下这个美好的时代——锦上添花,风景更美。



山水铜官

新疆摄

## 艾草芬芳意深含

□郑怡

一日清晨,爱人购物回来,将一大把艾草摆放在门口靠墙,顿时,一缕清香扑鼻,香味弥漫,令人精神振奋。

待我下楼转一圈,见街道上,不论是住宅还是商铺,家家门口都摆放着艾草,有的放一束,有的则放多束。有农人用板车驮着满满的艾草沿街叫卖,艾香飘逸,给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日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。

在我们铜陵沿江一带,每年端午节,人们不仅仅喜欢包粽子,吃粽子,插艾也是传统的节目。小时候,每到端午节,母亲早早把她亲手种的艾草收割回家,一半放家门口,再这些给奶奶,剩余的都盛放晾干收藏。我也

看见村子里的妇女们头上戴着艾草,走到哪,香到哪。

吃早点时,我与爱人又聊起了艾草,他说去年端午节前后,正在考驾照,驾校旁边有一块空地,被一值班的老人栽种了艾草,微风吹来,香气四溢。爱人后来干脆摘一片艾叶放在胸前的口袋里,嗅着艾香,头脑格外清醒,精神十足,学开车更有灵感,考试一次性通过。爱人学驾驶时,经常与那位值班的老人寒暄,渐渐两人挺投缘,老人后来送了很多艾草给他。爱人把这些艾草分成小把,晾晒干,储存,到天凉,烧艾水泡脚。对此,爱人心存感激,说只要看见艾草,

就会想起那位老人。

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艾以叶入药,性温、味苦、无毒、纯阳之性、通十二经、回阳、理气血、逐湿寒、止血安胎等功效,亦常用于针灸。故又被称为“医草”。艾草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,每至端午节之际,人们总是将艾置于家中以“避邪”,干枯的艾叶泡入熏蒸以达消毒止痒,产妇多用艾水洗浴或熏蒸。现代实验研究证明,艾叶具有抗菌及抗病毒等作用。

远在杭州的亲戚奶奶,用艾叶与糯米粉制作青团,赠送一些给我们。女儿带回家,我分一些给父母品尝,父母留着,要等我的姐妹们回来看望他们,才拿出来大家一起吃。我问大家,青团好不好吃?姐妹们异口同声说口感特好。我便笑道:“那是那是,因为青团是艾制成,‘艾’便是爱!”

创造了历史和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所以我热爱端午,热爱她们的憨,热爱她们的不故作,热爱她们的没心没肺,热爱她们健康的美丽。每到农历五月,在院墙外,篱笆边,在谁家的院子里,在菜园边,都有端午粽丛从簇簇,欢声笑语地开着,无拘无束地开着,她们开在我的记忆里,热闹而娇艳。

她们还是我身体里芳香的闹钟,当我在公园里,在绿化带上,在小区花坛中看到端午粽开放时,我就知道端午要到了,我该回老家去看看父母了。我的父母,我的乡邻,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,他们大声谈笑,他们不优雅不矜持,他们多像乡村的端午粽。他们没有一丈青的忧郁,只有一丈红的开朗,无论城市怎样的精致优雅,他们依然离不开土地上的端午粽,离不开他们给予的真实的快乐、永恒的希望、内心的宁静和质朴的美感。

端午将至,榴花已开,有娉婷的女士,靠近这质朴真诚的花朵,闭目深嗅。端午粽便也屏气凝神,皱着眉忍着笑,忍受着呼吸引起的痒痒。在她走后,会有诗人惊呆了,他们写道:“无奈美人闲把嗅,直疑檀口印中心。”那花蕊中的一圈红,果真像一朵朵唇印呢。

## 牵挂

□胡美云

我是远嫁,故乡安徽那个叫藕山的小镇到福建这个叫角美的小镇,有着一千多公里的路程。近二十年的时光荏苒里,从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七八个小时的动车,再到一个多小时的飞机,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日渐富足的生活在渐渐拉近着我与故乡的距离。

少年时对远方充满憧憬,跑到远远的地方工作,然后又远嫁了他乡。那些单身时忙于学习和工作,成家后忙于孩子成长和做不完的繁琐家事的时光里。关于故乡和父母,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眺望着,浅浅地思念着。很少能做到换位于母亲的位置,体会她目送我到远方时的心境。

直到去年女儿高中毕业,最终被填报的江苏大学录取。一开始是欣喜万分的,一向平凡的女儿于千万人的高考大军中终于得偿所愿了。只是,随着欣喜的渐渐消去,生出更多的却是失落、担忧与牵挂来。

那个呱呱落地之后与我多年亲密相伴的女儿,我陪着她从牙牙学语,到一点点长大,从学拼音识字到上小学中学,看着她,呵护着她长大的女儿,上大学却选择了远方。她和我的距离在渐行渐远,从幼儿时的朝夕相伴,到中学时的住校,再到大学时的一年仅寒暑假的两次见面。我们终将面临一次次别离与聚少离多。

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远,我们开始买行李袋,有条不紊地整理上学要带的物品,把要带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去。原本瘪瘪的袋子被她渐渐装满——我知道,那装满了的袋子,每一寸里都是我们即将到来的别离。

女儿的神情却是淡定的,将要开启的大学生活对她来讲充满着挑战与希望,有许多新朋友,有许多要学的新知识,还有许多要努力完成的理想——这些,会陪伴她度过所有忙碌的时光。而在她的那些忙碌而匆匆的时光里,我终将变成这世间所有平凡又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。在一日三餐的间隙里,牵挂于她的温饱与否,在寒凉酷暑的季节交替里,担心她是否已适应季节的转换,在夜深人静时一边这样敲打着键盘,一边思虑着她是否已按时入睡……

只是,这许多的牵挂却又只能是放在心里的,怕问得多了引起她思家思亲的心思,添了愁绪。于是,即使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,心里的千般挂念,最后都化作视频电话这头一句再平凡不过的叮咛:丫头,准时吃饭,别熬夜啊。

这语气,多像那年隔着细细的电话线,在那头切切絮叨着的母亲:丫头,饭要按时吃啊,晚上早些睡,不能熬夜啊。

忽然就想起20多年前那个夏天的早晨,狭长的乡间小道旁一脸牵挂与忧伤的母亲,和提着行李匆匆踏上离乡汽车的我。故乡在身后渐渐地远去,还有不停挥手送别的母亲。

而今,我也成了女儿身后挥手相送的那个人。

不过在一瞬间,就读懂了记忆深处,那年站在身后目送着车子,目送着我,久久未曾移动脚步,变成一个小小影子的母亲。

想来世间的父母,大抵都是这样的吧:在孩子的成长里,幸福而忧伤,满怀牵挂。



## 礼(小小说)

□余凯

——

门卫老刘拎着一只灰突突的蛇皮袋走到他的办公室,嘴里欢腾着热气,说:“局长,这些就放在这里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?”他沉着脸说。

“不知道,好像是瓶瓶罐罐。”老刘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,被吓到了,支吾。

他也意识到自己过于紧张,走过来,声音也缓和下来,说:“这些是什么呢?”

蛇皮袋口是用细绳扎起来的,老刘费了好大劲帮才打开。一壶菜籽油、一瓶腐乳,和一瓶腌制的醋白生姜被释放出来,带着朴素的诚意。老刘解释说:“局长,这是一位老太太丢在门口的,说打您电话没有接,可能刚刚在开会吧!”

“噢!”他应了声。

其实不用说,他已经约莫知道谁了。还是掏出手机,查看到一个未接的陌生号码,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瑟瑟的寒冬,求证般顺手就回拨了过去。思绪就像是拉满的弓箭,射向了遥远的小山村。

二

二十多年前,他刚刚分配到这个单位,被指派到那个距离城区有二十公里的山村,下了公交车还走上五公里的山路。两旁都是挤簇在一起的山,苍翠欲滴,其间有清丽的鸟鸣,“叽叽喳喳”喧哗着。

李姨家就处在半山腰处,两间红砖红泥勾砌的黑瓦房。再上面是一片绿云,还有一缕炊烟升了上去,盘绕着慵慵的雾气就落在了下面了,头顶上方是红彤彤的太阳。他把背上的行李一丢,就着急地说:“李姨,有什么可以做的吗?”

“先吃饭吧!”李姨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碗面上搁着一双筷子走了进来。

“先做完了再吃吧!”他年轻气盛地说。

不仅仅是李姨,还有三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,眼珠子溜溜的。他接过硬碗,怕烫地放到了桌面上。那几只黑眼珠就随着他的手安静地落了下来,他准备不足,操动着筷子。

碗里卧着两只粉嫩的荷包蛋,他挑

起了筷子,刚要张口。目光也随即追踪了过来。李姨调转了身子,就像是撵着小动物般,不耐烦地说:“去,去——都给我出去。在这里待着干嘛呢?”

杂沓的脚步声远去了,就像风声隐进了山林中。李姨安慰说:“小孩子都是山里人,没见过世面,不懂事——”

三

“局长。”电话那边瑟瑟地叫了声。

声音异常的熟悉,就像是裹挟着一股清风,隔了一层透亮的玻璃纸透了进来。不过这一称谓有些不适应了,他扭动着身子,伸手抓了一下耳朵,纠正地说:“李姨,你不能这样叫的。呵呵——”

“李姨。”他又叫了声,“好长时间都没有见了呀!”

“不要见的,现在我生活好了。儿女出息了,感谢啦。”李姨连声说。

他原本要说的话被堵住了,咽了一口口水。克制地没有发声。电话里传出了李姨的声音,“感谢局长这么多年的照顾了,那些年多亏了您,才挺了过来。那些都是你喜欢吃的。”

“是的,是的。你还住在那里。”终于轮到他说活了。

“嗯。”电话那边李姨说,“房子已经翻新了,都两层楼了,贴着瓷砖。公交车就停在门口”

“好了,我知道了。”他点头说。

门卫老刘已经看傻眼了,直楞楞地忘记了在电话前避嫌。他已经满沐春风,贴在腮边的手机有些发热了,就像是暖手宝般。他干脆说:“李姨,身体还好吧?哪天去看您去。”

“好好。等你哟。”电话那边满心欢喜。

四

“嘀——”的一声。

门卫老刘掏出手机来,他叫停了,说:“等等,有事——”

是一条短信,门卫老刘看都没有看一眼,重新把手机塞进了口袋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五百块钱,说:“刘师傅,帮帮忙,这个寄给——地址已经发给你了。”

“呵呵——”老刘宽慰一笑,放松地竖起了大拇指,举到了他的鼻前,说:“我懂的,局长。不一样的,这么多年的感情在里面。把钱寄过去,那我走啦。”

刚掉头,老刘还刚刚迈出一步。却被他给唐突地叫住了。他看着地上的蛇皮袋,说:“刘师傅,等一下,把这些带回去吧!你负担重——”



郑彬林作

## 家有高考生

□陈之昌

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到了,回想起四年前儿子备战高考,一切仿佛历历在目。

十年寒窗磨一剑,高考出鞘试锋芒。2018年初夏,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,我家所有生活中都围着儿子转,饮食调理,心态调整,我和妻子比备考的儿子还要紧张,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家长才知道。

儿子高中就读于铜陵市第一中学,高考前的生活匆忙紧张。每天下午五点四十放学回家,妻子迅速端上儿子爱吃的饭菜,儿子边吃边发表高论,说高考只有最后三十天了,老师带大家努力考人“985”高校。儿子放下碗筷,认真地对我说道:“我一定要考人985,否则我还会复读一年再考。”我安慰道:“放松心情,只要尽力就行,不要给自己过多压力。”儿子却调侃道,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!

晚上七点整,儿子进入房间开始自己学习,堆积如山做不完的高考试卷和复习资料,我和妻子不在房间里走动,不看电视,也不出声,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。妻子玩一下手机,儿子都说会影响他学习情绪。晚上十二点,儿子准时上床睡觉,用不上一刻钟,儿子便陈郎酣睡进入梦乡。

早晨五点四十分,我就不得不起床烧开水,水烧好后,给儿子的玻璃水杯填满,端到窗台前去等着晾凉。六点半,去儿子房间叫他起床,儿子翻一个身,根本就不可能喊得起来,儿子实在太累,可是做父母又有什么办法呢!儿子的早餐,鲜肉水饺加两个五香鸡蛋,一个烧麦,一杯牛奶。儿子吃

早餐三下五除二,大约十分钟搞定,真可谓早晨时间贵如金。

儿子在班上成绩一直稳居前三名,还算不错。儿子上初二时摔断胳膊,实际儿子就上了两年初中,中考成绩没有达到一中实验班录取分数线,成为儿子心中的痛,他老觉得比实验班同学差。这次江南十校联考(俗称小高考),儿子发挥不理想,班上排第八名,年级则排在一百八十多名。儿子因此一直郁郁寡欢。一天凌晨三点钟,儿子起床来到我房间,对我说道:“我不知道怎么睡不着?”望着儿子通红双眼,消瘦的身体。我和妻子也没有再睡了。于是,第二天早上,我们打的来到市立医院,这里一位有经验的青年医生,信心满满对我们说道:“考前综合症,吃一点安神补脑液就行了。”医生回头对儿子说道:“小伙子,放松心情,轻装上阵。”果然当天晚上,儿子呼呼进入梦乡了,我们一颗悬着心放下了。

后来,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,儿子考了608分,有了巨大突破,又回到班上第一、二年级36名。放学后,儿子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道:“老爸,以你儿子的实力,如果能考人985大学,这里也有老爸老妈的功劳。”儿子通过自己努力,走出考前人生低谷,我们累并快乐着,喜悦挂在儿子脸上,也印在我妻子的心中。

如今,儿子已经圆了他的梦想,在北京一所985高校里就读。他不仅品学兼优,而且加入中国共产党,今年又被保研成功。他正向着自己理想目标奋进,不断书写属于自己人生的辉煌。

